

黄蓓佳 著

由于爸爸的意外逝世，十岁男孩赵安迪开始与从未谋面的妈妈共同生活，散发着甜橙香气的妈妈让他觉得是那样神秘。为了走进彼此的内心，母子二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亲亲我的妈妈

QINQIN WO DE MAMA

名家励志名作
导读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黄蓓佳 著

亲亲我的妈妈

QINQIN WO DE MAMA

名家励志名作
导读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亲我的妈妈 / 黄蓓佳著.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6

(名家励志名作导读版)

ISBN 978-7-5534-4535-9

I. ①亲…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2340号

QINQIN WO DE MAMA

亲亲我的妈妈

黄蓓佳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责任编辑: 于媛媛 赵春风
责任校对: 侯 帅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吉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2
字 数: 190千字
印 数: 1—20 000册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4535-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1-81151637

目 录

1. 爸爸葬礼上的妈妈	001
2. 亲爱的主持人	023
3. 亲戚们	053
4. 救救朋友	069
5. 暑假有一点儿无聊	083
6. 姨父打进了热线电话	103
7. 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123
8. 被海水包围的鱼	143
9. 妈妈怎么会下岗	159
10. 我们的秘密	189
11. 爱过，又不爱了	217
12. 寒冬里的春天	245

1. 爸爸葬礼上的妈妈

在这个海边的小城市里，天空喜欢下雨。

尤其是空气湿润的五月，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是腻着一层肮脏的黏液，汪出一种令人不爽的光亮。霉菌这种真菌和爬山虎一类的藤蔓喜欢这样的天气。霉菌是白色的，一两天之内会迅速地膨胀发育，长成指甲盖大小的蘑菇状的菌体，肥硕得叫人惊讶。爬山虎的生长速度更是匪夷所思，它的藤尖平均每个小时可以越过一块红色的砖头。如果早晨还看见它们盘踞在二楼的窗台上，到了傍晚，三楼的住户肯定可以从家中瞥见它们探头探脑的绿色身影。

夜里，总有觅食的蛾子从阳台上掠过。一不小心，它们的翅膀沾上了铁栏边的污渍，薄薄的、灰色的羽翼就会变得沉重，而且像鸭掌一样地连成一片，无法舒展，最终一个跟头跌落在地上，使劲地鼓动肚皮，苟延残喘。

这时候，深夜里目光炯炯的猫咪会喜不自胜。它们箭步上前，拿出杀鸡用牛刀的劲头，把可怜的灰蛾捂紧在两只前爪之中，翘着旗杆一样的尾巴，辗转腾挪，低声呜咽。那种激动不已兴奋异常的样子，仿佛一个搏斗许久之 after 大获全胜的将军。

到清晨，主人穿着塑料的拖鞋走上阳台呼吸湿漉漉的空气时，会吃惊地看到阳台角落里遗落下一条灰色的呕吐物，细长的，紧紧裹着，像放烂了的火腿肠。这是猫咪尝鲜一样地吃下灰蛾之后，对主人做出的贡献。

城市包裹在咸湿的空气之中，每一个檐角，每一片树叶，每一盏路灯都凝着半透明的水汽。这是被太多的工业废料污染之后，变得像磨砂玻璃一样暧昧的城市的呼吸。钢筋和木材都在这种稠密的水汽中缓慢地腐烂，从坚不可摧到不堪一击，完成它们由辉煌而衰亡的命运。

从白天到夜晚，人们在这样的城市里行走着。头发粘在脑门上，衣服软搭搭地贴着身体，手里拎着上班的公文袋、上学的书包、上菜场的竹篮子。他们丝毫不抱怨，一点儿都不抱怨，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以期盼太多，也不应该要求太多。

湿得滴水的城市。慵懒和忧伤的城市。

可是，偶尔也会有云开日出的日子。

当阳光从灰沉沉的霾云中小心地撕开一条口子，往城市里笑眯眯地看上一眼之后，世间万物就仿佛从魔法中醒来一样，一切一切都变得明亮、轻快、活泼，那样的笑靥如花和生气勃勃。

一分钟之前还像没有拧干的婴儿尿片那样滴水的云朵，一分钟之后却成了大团大团蓬松柔软的棉花，干爽，洁净，蓄满了阳光的好闻气味，在天空中慢慢地游移踱步。

云朵闪开去的空当里，太阳就大方地展露它灿烂的身影。于是，城市中楼房的每一个立面都闪闪发光，像蒙上了一层

薄薄的琉璃。

水珠从梧桐树的枝条间滚落，发出丁零零的响声。汽车的前后窗户都映着蓝天白云和熙熙攘攘的街景，如同城市里一幅一幅活动的风景画面。浅绿色和米黄色的花斑蝴蝶用最快的速度晾干了它们的翅膀，而后飘摇着飞过马路，聚集在街心花坛的蜡瓣花和榆叶梅上，陶醉般舞蹈和嬉耍。小鸟赶快从树杈间扑过去，一门心思地要参加蝴蝶的盛会，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蝴蝶自然嫌它们聒噪，故意地端出架势，飞高飞低，翩如霓影。

这样的热闹，这样的欢欣，这样的喜气洋洋，清新妩媚。

爸爸的葬礼非常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时候。所以，那些穿着深色的衣服来参加葬礼的人——那些带着哀思和鲜花赶过来的亲人、同事和朋友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忧伤。甚至他们手臂上别着的那朵绢纸白花，在阳光中都变得娇美和灿烂，每一片花瓣薄如蝉翼，柔嫩透明，散发出真花一样清新的香气。

“来了吗？”

“来了来了。”

“多么不幸啊！”

“说的是。谁都想不到的意外。唉，孩子最可怜！”

他们轻声交谈几句，而后分开，寻找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

阳光无所不在，它照耀着墓地上新挖开的泥土。褐黄色的泥土泛出一层金红，变得可爱起来。

泥土里有一种潮湿的好闻的气味，这首先吸引了几只深褐色的爬虫，它们努力地舞动四肢，要让自己的身体往土堆里拱进去，拱进去。

然而，一不小心，它们爬行的路径不对，拱到了爸爸的散发着油漆气味的骨灰盒上，坚硬的墙壁使它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它们很诧异，惊奇地抬起头，脑袋摇来摇去，想要看清楚挡在前面的是什么。

它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在这个坚硬的盒子里面，躺着一个人的身体，一个四十岁的成年男人的全部身体。

还有他所有的笑容，所有的忧伤，所有对儿子的爱，所有在世界上应该尽到而没有尽完的责任。

硬壳爬虫们蜷缩不动，紧张地交头接耳，商量对策。

弟弟站在人堆里，不需要太多的蜷缩，就能够让自己被周围的大人们遮没不见。他觉得这样很好。他不想再看见那只骨灰盒了。可怜的爸爸，比自己高出两个脑袋，躺在这样一只盒子里肯定很不舒服。可是弟弟没有办法帮到他。就像爸爸活着的时候总是要儿子自己努力一样，现在，弟弟也没有办法帮助爸爸。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弟弟在起初的一星期之内死活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弟弟只记住了那个黄昏的景色：天空是青紫的，最西边的地方有几抹橙红和金黄。被太阳晒了一天的树木，缓慢地释放着阳光的好闻的气味。鸟儿们悠闲地从天空中飞过，挑剔地寻找晚上的栖息之处。路边的小摊贩们早早地占据地盘，开始摆出夜市才出售的食物：热辣辣烫嘴巴的牛肉粉丝煲，

架在火炉上薄皮带汁的鲜肉小笼包，撒上了诱人的孜然香料的羊肉串，白如雪花又漂着一层红色辣油的豆腐脑……

整个城市，被温暖的暮色笼罩着，安详得像一抹微笑。

当时爸爸从海陵路小学接了弟弟出来，顺便拐到菜场，买了一只宰杀好的红冠子的小公鸡。他把公鸡夹在车后，一边慢悠悠地骑车，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坐在前杠上的儿子说话，问他晚上想吃清蒸的还是爆炒的。

弟弟皱着眉头说：“爸爸你真烦啊！”

好像全世界的爸爸妈妈都会跟自己的孩子烦。或许他们就是自言自语，不在乎孩子会不会回答这些絮叨。

弟弟执意不答这种无聊的问话。他本来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坐在车前杠上，视野比较开阔，于是就抬眼看天空中一只蝙蝠飞过去的黑影，心里想着今天的作业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写完。

弟弟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那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会在一转眼之后降临。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轿车以一种疯狂的、超极限的速度斜冲过来，发动机呜呜地狂吼，整个车身痉挛似的颤抖着，发出可怕的哗啦啦的震响，像一头电影里才有的超能量的宇宙怪兽一样，冲进路边漫不经心的人群之中，瞬间工夫造成三死两伤的结果。

弟弟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血泊中爸爸的模样，因为他自己刹那间被一双大手用劲地抱起来，甩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一个路边卖草莓的中年女人的身上，在把那个女人连带着撞翻在地之后，失去了知觉。

他在最后一刹那的感受，是两肋之间被手掌抱住的温暖。那两团余热从此残留在他身体上，有时候像热水袋裹住般的

舒适，有时候又像火炭烧灼的刺痛。

别扭的是，当他的身体备感灼痛时，他无法诉说。说不出口，也无人会信。在这一点上，弟弟觉得自己并不比动物园里的那头小狼快乐。那小狼被人用弹弓打中，受了伤害后，会迫不及待地呜咽和号叫，告诉全世界它所受的痛楚。可是弟弟不行，弟弟不能够说。弟弟说了之后，别人就以为他的精神受了刺激，成了某种病症的患者，然后争先恐后地上前摸他的额头，翻他的眼皮，用一种古怪的神情和语调围住他，问长问短。

所以，葬礼上的弟弟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缩在人群的背后，从人腿的缝隙里看着那只在骨灰盒前抬首摇头惊诧莫名的褐色爬虫，心里想着爸爸睡在窄小黑暗的盒子里的感受，替爸爸难过，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坐在轮椅上的患痴呆症的奶奶已经被太阳晒得打起了瞌睡。她那个萎缩成了小马蜂窝一样的可怜的脑袋，完全弄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她身上的一件灰黑色宽袖衬衣，是姑妈特意去批发商场买来之后，蒙住她的眼睛强迫着套上去的。

“我要亮，我不要黑。”奶奶嘟囔着，用劲地扯她身上的衣服，想脱掉它。

姑妈按住她的手：“就黑一下子，黑过之后会亮的。听话，啊！”

之前奶奶只穿一种颜色的衣服：砖头一样闷闷的红色。除此之外，她宁可光着身子，也拒不接受其他颜色。姑妈解释说，老太太一定把砖红色的衣服当成房子了，她要躲在房

子里才觉得安逸。

奶奶被叔叔抱上轮椅的时候挣扎了一下。她撇着嘴巴，好像要哭一样地说：“我不上街。我不要去逛街。”她扭着身体，像小孩子一样任性。

做母亲的这个人已经不懂得死亡是什么了，所以跟她说不明白。她到了墓地，可是不知道这是她儿子的葬礼。

奶奶手上有一枚小小的翡翠戒指。打瞌睡的时候，她的那只皱成抹布的手安详地平放在膝盖上，阳光就在绿宝石上跳舞。那里反射出来的绿莹莹的光线甚至还溅上了她的鼻尖，看上去像挂了一只印度女人的鼻环，很滑稽。只不过老太太自己无动于衷，头低着睡成了一个甜甜的婴儿。

弟弟清楚地记得，爸爸赶在奶奶七十岁生日之前，从城市广场的珠宝柜台把这枚戒指买回来的时候，婶婶怪模怪样地皱着鼻子，哼哼着说：“都痴呆成这个样了，你就是给她买个夜明珠，只怕她也当块泥疙瘩。”

爸爸没有理睬婶婶的话，他仔细地用热水给奶奶洗干净手，涂了护肤霜，然后把翡翠戒指慢慢地套上奶奶的无名指。他托着奶奶的手，举起来，让她自己看。弟弟记得奶奶当时是笑的了。也许是因为胳肢窝里痒，或者别的原因，可是奶奶的确笑了。

“一颗豌豆。”她说。她的脑子里没有了翡翠的概念，可是却有豌豆，这很奇怪。

那一天，距车祸的发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爸爸像是算好了自己会有如此劫难，要给他的老妈妈留下一个念想。

婶婶是葬礼上最活跃的人。她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帆布鞋，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轻快地跑来跑去，搀扶这个，招呼那个，耳朵上两个圆圆的金耳环甩动得像要飞起来，脸上的笑容几乎可以称得上快乐。

真的，她应该快乐。爸爸死了，十岁的弟弟快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他妈妈舒一眉走了，留下来的房子毫无疑问将由她来处理。这是一个天大的实惠。家人聚集的时候，婶婶站在爸爸的遗像面前，不容置疑地对大家宣布：“长子不在，我们就要来照顾老娘了，这任务不轻，就算有房子做补偿，也未必抵得了辛苦。是不是啊？”她把头转过去，用眼色示意叔叔，希望自己的丈夫站出来附和一句。

当时叔叔闷坐在一旁抽烟，死活都没有开口。他反感她这么说话，可是又不敢公开制止她。叔叔一直都害怕婶婶，害怕她的伶牙俐齿，她咯咯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她那根尖尖的伸出去戳到他脑门上的食指。从恋爱的时候男人就怕女人，怕了漫长的十年，还会一直怕下去。

所以，葬礼上叔叔的表情跟婶婶迥然不同：婶婶是快乐的，叔叔是悲哀的。手足同胞的悲哀，牵心连肺的悲哀。

弟弟原本不叫“弟弟”，他的学名叫赵安迪。爸爸从小喊他“安宝儿”，姑妈、姑夫、叔叔、婶婶都跟着这么喊他。

爸爸葬礼的前一天，妈妈舒一眉下了火车，走进这个家门。她第一次听见亲戚们叫这个名字时，就皱起眉头问：“谁叫安宝儿？”得知这个乳名是爸爸叫出来的，她抿了抿嘴唇，大概是想要说什么，看在一群悲哀的亲戚的面子上，最终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她把弟弟叫到旁边去，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安宝儿这个名字不好，太滑稽了，以后你的同学会笑话你。改了吧，好不好？”

弟弟心里紧张，完全没有了自主意识，只是点头。

舒一眉独自思索：“改个什么小名才好？赵安迪肯定是太严肃了。叫你迪迪呢？也不好听。迪迪，滴滴，听上去好像在叫唤一辆汽车，是不是？”她仰起脸，想了一会儿，轻轻地叹口气：“真麻烦！这样吧，我叫你弟弟好了。弟弟也就是男孩的意思，简单明了，又不别扭。”

可是弟弟自己有点儿别扭。舒一眉的决定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称呼。此后的几天中，赵安迪满耳听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弟弟。这使他觉得自己忽然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弟弟——不是奶奶的孙子，舒一眉的儿子，姑妈的侄子，小表妹的哥哥，而是一个让他备感屈辱的称谓：弟弟。

到他将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须发斑白，他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笑的名字。他一生一世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弟弟。妈妈为什么没有替他考虑考虑？她如此匆忙又不负责任地把这个名字掷给了他，就好像一张板凳的腿断了，主人不高兴麻烦木匠，随手抓一根树棍折了折，拿一颗钉子敲进榫洞里，拍了拍巴掌，说，就这样吧。

弟弟决定抗议。这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以拒绝吃饭来表明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态度。

全家人不知何故，围着他惊慌失措，问长问短。弟弟紧抿着嘴唇，就是不说话，一句不说。

最后还是舒一眉走过来，盛一碗饭，夹两筷子菜，轻轻地往弟弟面前一推。弟弟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溃不成军地

崩溃。他偷看着舒一眉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好饿，从来没有这样饿过。他低下头，狼吞虎咽地扒下一碗饭，然后自己去洗干净了这只碗。

绝食抗议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谁都不知道他是因为名字而绝食。

姑妈小声地对叔叔说：“可怜的孩子，他怕她。”

这个“她”，当然指的是舒一眉。

其实说起来，弟弟是在更早之前知道了有舒一眉这个人。那一年他也许五岁，也许六岁，总之是在读小学之前的某一天早晨。那天他用一双刚刚吃完肉包子的油腻腻的小手，翻找出了妈妈舒一眉的照片。那照片被爸爸藏在电视机柜里的一堆磁带和产品说明书下面，扣在一只暗红色的硬纸盒中。弟弟刚用小手把照片抓到手里，乐滋滋地庆幸自己发现了家中的一件新奇物品，爸爸从晾衣服的阳台上飞鸟一样地扑过来，抢走了弟弟手里的东西。“安宝儿！”爸爸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嗓门：“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手！”

弟弟抬头看着他，不知所措地张开两只手。

爸爸强调：“油！油啊！”

弟弟才明白，自己的油手差点儿玷污了这张美丽的照片。

又过了两年，弟弟上小学之后，弄清楚照片上美丽的女人是他的妈妈。弟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想，所谓的“妈妈”就是照片，藏在纸盒里的东西，也可以贴在墙上看看。他开始观察周围小朋友的妈妈，留心她们的长相、衣着、发型。他很骄傲，因为她们都没有他的妈妈好看，没有照片上的那个人年轻，没有那个人脸上谜一样的笑容和花朵

一样张开来的嘴唇。

爸爸葬礼前的一天，姑妈给他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拉起他的手：“安宝儿，走，去火车站接你妈妈去。”

弟弟愣怔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尽管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去火车站。接妈妈。谁是妈妈？为什么要去接那个人？

弟弟很被动地跟着姑妈去了火车站，接到了从照片上走下来的舒一眉。

当时的感觉非常奇怪，好像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熟悉的一个人，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看着她说话，看着她走路，看着她转头微笑的一个人，突然咚地一下子跳出电视机，活生生地站到自己面前。弟弟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紧张，不安，目光躲避着，不看舒一眉，反而去看其他那些下车的旅客，看着他们表情疲惫、须发蓬乱地从他身边过去，箱包的拖轮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大人们拼命攥紧了孩子的手，生怕一不留神孩子会被人贩子拐走。从列车轨道上飘出来的气味中，有一种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跟眼前这个漂亮的“妈妈”同样陌生。

姑妈小声提醒弟弟：“叫妈妈。叫！”

弟弟喉咙干涩，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音。

“叫啊！这是你妈呀！”姑妈甩着他的手。

弟弟干脆把手别到背后，让姑妈碰不着。

姑妈恨铁不成钢地跺着脚，对舒一眉抱怨：“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金口难开啊。”

舒一眉转过身，淡淡地说一句：“那就算了吧。”

姑妈回手就在弟弟手臂上拧了一把，又无奈地拍了一下

他的头。姑妈的手很大，手掌又厚，拍打人的时候很舒服。可惜姑妈的家里不能够收留弟弟，因为姑夫不同意。姑夫个子小，心眼儿也小，每天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心里翻来覆去地就盘算一件事：今天有没有吃亏？所以姑妈对弟弟说，不留在她家里也好，省得姑夫往后防贼一样地防他。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出站台，回家。是爸爸的那个家，因为爸爸不在，短短几天已经变得空荡、零乱、有颓败之气的家。

舒一眉在前，弟弟在后，姑妈夹在这一对陌生的母子之间。舒一眉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短风衣，丝袜紧紧地裹住她圆润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是咖啡色，看样子很柔软，因为走在水泥地上没有嗒嗒的令人厌烦的声音。

姑妈觉得弟弟这一天的表现像个痴呆儿一样。她生怕舒一眉误以为弟弟真的痴呆，对弟弟的第一印象不好，总想着要帮弟弟补救一下。在出站口，她回头等弟弟上前，扯扯他的胳膊，小声说：“你去，帮你妈提个包。”

弟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钉子一样地固定在原地，双脚无法动弹。

姑妈威胁他：“你十岁了，该知道懂事了。”

弟弟摆出一副要原地后转的架势。

姑妈只好告饶：“好好，不去，不去。”

钉子松开，弟弟双脚又迈上前去。他那穿着一双不那么新的三十五码蓝色旅游鞋的脚，脚踝细细的，细得连袜子都挂不住，袜口耷拉下来趴在鞋口，像兔子的两只耳朵一样忽闪忽闪，脚步却沉重和拖沓。

姑妈小声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一对冤家呀！”

弟弟抬眼偷看舒一眉走路的背影，看着米黄色风衣的后

摆在她的腿弯处起起落落，微风荡漾。他心里别别扭扭地念着两个字：妈妈。

墓地里的褐色爬虫经过紧急磋商，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绕过眼前高高的木墙，寻找一个继续前行的方向。

于是，它们的两条触须扬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晃转动，试图在短暂的时间中制造出一个具有雷达效果的磁场，从而决定自己选择往左还是往右。

其实原地后转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是因为它们没有脖子，所以脑袋无法转动，眼睛只能够看到前方吗？应该帮帮它们。可怜的小虫子，当着这许多人的面，找不到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多么难为情！

弟弟再没有多想，果断地从人群中挤上前去。他先是移动了一只脚，插进前方两个大人的空隙之间。凭着这两个人身上浓重的烟味，他认出他们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刘叔和杨叔。接着弟弟扁过身子，吸起肚皮，又移动了另外一只脚，将空隙挤开，身子插进去。他感觉刘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胳膊，好像要骂人的样子，一低头看到是弟弟，才没有发火。弟弟趁机越过他的身躯，又走了一步，在稍前一点儿的位置上站稳。

有什么东西，柔软又带点儿坚硬，触碰在弟弟的肩头。与此同时，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有点儿像甜橙切开之后指尖留存的清香，细细地、丝丝缕缕地钻进弟弟的鼻腔。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很响很响的喷嚏，响得姑夫回过头来对他瞪着眼睛。弟弟有了负罪感，也觉得这个喷嚏打得不是时候。他不自觉地缩起了身体。